

唐宫女性三部曲

# 高阳公主

因这疯狂的禁忌之爱，高阳杀了自己，也杀了自己的情人们，那一刻，便是死赋予生的永恒

赵玫◎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014043045

I247.5  
2025-3



# 高阳公主

唐宫女性三部曲

赵玫◎著



I247.5  
2025-3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阳公主 / 赵玫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4

(唐宫女性三部曲)

ISBN 978-7-5354-7018-8

I.高… II.赵…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6421 号

责任编辑: 叶 露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70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5.375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5 千字

---

定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编织爱与死的永恒

赵 玫

在唐宫那三位非凡的女性中，唯有高阳公主是我自己想写要写的。

一个为了人性和爱而最终被自己的皇帝哥哥赐死的大唐公主。

爱的故事发生在巍峨壮美的宫殿和那本应清冷幽远的佛家寺院中。在那里，人性之爱是怎样冲决着重重禁忌。于是爱才惊心动魄才被涂上了宿命的色彩。不忘1993年夏季黄昏时的法门寺。从此法门寺永远铭记。想不到那就是《高阳公主》的精魂的所在。从此知道世间还有如此宁静的处所。然而在高阳公主的年代，宁静的佛家空门中却有着不宁静的心性。那便是美丽非凡的大唐公主与禁中佛徒欲望的故事了。在人性与信仰中冲突。被撕裂着。然后便是死亡。是死亡使一切终止。是死亡的怎样不可遏止的力量。于是我痴迷于这部小说中的各种各样的死亡。死亡的样式或者很美丽，或者很屈辱，抑或凄凉而惨烈。而惟有在这部小说中，死亡是同爱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男人和女人，于是爱与死就都成为了永恒。

然后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还是要说五年前的那个冬季，我为什么非要把高阳公主的故事写出来，为什么一定要让今天的人们知道她。

其实一直有着强烈的想写高阳公主的欲望，一种难抑的思绪。自从1993年写过长篇小说《武则天》，这思绪就一直在纠缠着我。

高阳公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这是我一直想探究的。也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会经久不息地诱惑着我。

事实上最初想写的，只是她身为入宫而又与在禁规中的和尚辩机相爱。就是这相爱吸引了我，还因为这爱的困难重重。爱本身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对于高阳公主和浮屠辩机这样的女人和男人来说，要使他们的爱成为可能，又要冲破多少道无情的封锁。首先，高阳公主是当朝皇帝李世民最宠爱的女儿，又是当朝宰相房玄龄的儿媳，她还是散骑常侍房遗爱的妻子。而高阳这个女人的这些身份还只是来自外部的，她应当因这身份的制约还有着另一重心理上的压迫。那压迫应当是一重更为深重的封锁。而那个浮屠辩机呢？他的天然的



禁忌便是他是佛门之人，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佛门之人，而是对佛教颇有造诣颇有建树的佛学才子。而这个年轻的矢志于宗教的辩机又是唐代高僧唐玄奘的得意门生，并且他始终对他的信仰抱有着一种非凡的热情。他曾以优美的文笔撰写了由唐僧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并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这是史书上有过明确记载的。而一个佛门之人最本质的生存原则便是他一定要超凡脱俗，其中之一便是远离女人，遏制情欲，做到色空。一个佛界的如此才学俱佳的年轻和尚，当然就更不应该纠缠于那尘世的儿女情长了。

然而他们还是相爱了。

这便是历史所提供给我的一个史实。便是这史实让我激动不已。其实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因为历史本身就是震撼人心的，而这震撼就在于这限制，这障碍，这压抑，这艰辛，这勇敢，这悲哀。

我于是了悟了这段历史真实背后的本质。我知道那本质其实就是爱。是高阳公主和她所爱的浮屠辩机在贞观年间他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便以他们最炽热的爱情和最强烈的欲望冲破了这一重又一重的封锁，将爱演绎得如火如荼。这是多么的了不起。爱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爱却还要冲决重重障碍。

这就是高阳这样的女人为什么吸引我。

他们的爱情故事让我想到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想到了那部人道主义的小说中那个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想到了他是怎样用拉丁文在巴黎圣母院的砖墙上刻下的“宿命”那两个字。克洛德也是禁忌中人，他也有着很丰厚的学养，并且还做了天主教中很高的官。但无论是虔诚的信仰、丰厚的学识还是很高的职位，都不能阻挡他对一个流浪的美丽女孩子爱斯梅拉达的欲望。那欲望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发自身体的。那是人性。但是他不能。他身上有锁链。这便是冲突。在他自身之间的。于是他被扭曲了。被他自己扭曲了。他转而伤害那个姑娘。他是因得不到爱才重新记起他宗教的责任的。雨果塑造了这个阴暗的人物不单单是为了指责他，也是为了抨击欧洲中世纪宗教的非人性。

是克洛德副主教让我看到了浮屠辩机的灵魂。同样的禁忌中人，同样的饱学之士和同样在宗教中显赫的位置。而辩机生活在东方。而且是生活在相对文明开放的贞观时代。那个时代开放的气息一定也影响到了辩机的心灵。于是在美丽的女人面前，他没有像克洛德副主教那样那么扭曲，那么抑制自己，那么深怀着不可动摇的宗教的责任和信仰。所以当高阳公主把她年轻而美丽的身体硬塞给他的时候，他便动摇了。紧接着不再抵抗，全线瓦解。他接受了那一切。或许是因为畏惧大唐公主的权威，或许是在他的人性中，也是深刻地渴望那一切的。尽管在他享有着那个女人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曾是痛苦矛盾的。

他们相爱了。而且做爱。他们不仅相爱做爱，而且这爱还很持久。



辩机没有伤害他用身心去爱的这个美丽的女人。他不管这个女人是不是皇帝的女儿，他人的妻子，不管她有时候是不是很任性。辩机只是爱她。毫无功利的。辩机在他的爱中也是很英勇的。他不顾一切。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爱他心爱的这个女人的。在那爱的八九年中，死亡每时每刻都悬在他的头顶。但是他没有躲闪，似乎也并不惧怕。辩机的扭曲最终表现在他对自身的虐待中。他是在享尽爱与性的快乐之后，自动割舍自我的。他选择了从此远离女人。他宁可在与世隔绝的寺院中以完整的男性之躯去过阉人的生活。当然最终还是对于宗教的道德信仰和对于自身的痛苦忏悔战胜了那凡世肉体的快乐。当然也许还有非常世俗的一面，那就是辩机也想在佛教界占有一席之地，那是他宗教的野心。所以他忍痛割舍了他那么深爱着的女人，搬出他常常能与高阳公主幽会的会昌寺而将心性永远关闭在弘福寺译经的禅院中。为了悔过，他终日埋在翻译梵文经典的案台上。他远离尘世，将所剩不多的心血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很著名也是很浩大的译经工程，直至他被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送上长安城那可怕的刑台。

是突发的事件将这已不再延续的爱情断送。在此之前，高阳其实已有三年不曾见过她心里依然深爱的辩机了。她是已经为辩机的宗教事业做出牺牲了。

一个小偷无意间偷了弘福寺译经的浮屠辩机房中的玉枕。偷儿被抓获。而那玉枕恰恰是高阳公主送给辩机的定情之物，仅仅是为了纪念往昔。然而败露。于是那旧往的曾经美丽灿烂的爱情便成为了罪恶。

一个偶发的事件。而偶发的也是必然的。必然的便是天命。

天命也是吸引我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结果，一场如此艰辛如此凄切并且已经痛苦结束了的爱情，便败露在了一个偶发的事件中，败露在了一个无名小偷的偷盗行为上。

多么轻易，又是多么的不值得。

和尚辩机所爱的那个女人如果只是个平民的女子，他或许不会被刑杀。或者这个女子即或是他人的妻子，即或是当朝宰相的儿媳，但只要不是天子的女儿，他可能也不会被施以如此残酷的腰斩的极刑。

是皇帝亲自下诏。

因为是皇帝蒙受了大辱。

想高阳公主在得知了辩机的死时是何等的绝望。

因他是她的亲人。而一旦有人把她的这亲人夺走，无论这人是谁，想想她心中所郁积的，将会是一份怎样的仇恨。

她从此坐在仇恨的火山口上。

她随时准备爆发。她绝望到疯狂。而绝望和疯狂之后，便是对杀了她亲人

的那个人的更加强烈的仇恨。而那个人竟也是她的亲人。那就是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又是当朝的皇帝。他握有王国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想杀谁就杀谁。

高阳一直认为,她是她父亲权力的牺牲品。她身为大唐的公主可以颐指气使,但比起平民的女子却少了一层生存的自由。她只能对父亲的权力听之任之。但悲哀的是,她竟然还要顽强地坚守着她的个性。

所以在解释高阳公主的性格时,有三点是我特别注意的:一是她大小姐颐指气使的傲慢天性;一是她倾城倾国的美丽;再一点便是她强烈的性欲。

高阳的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使很多的男人陷于绝境。她看上谁,想要谁,谁就必然能成为她帐幄之中的那个牺牲品。其实,这同样也是权力使然。她的权力虽然远不及她至高无上的皇帝父亲,但却在爱情的双方中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男人只能是服从她,做她欲望的奴仆,做她的阶下之囚。

性是高阳公主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高阳所在的那个时代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使她这种女人天然就拥有了一重她自己并不了解的女权的意识。她在生活中注重性,注重性的体验,她可能认为性是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她是一定要从性的交往中获得欢乐和幸福的。这一切都说明她是个并不保守的女人。

而高阳的悲哀却在于她除了纯粹的欲望之外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她若是只把性当作生命的需要,她就不会和禁忌中的和尚相爱得那么热烈那么长久,也就不会对杀死她情人的父亲怀有那么强烈的仇恨了。

高阳是个极致的女人。她总是把一切都做到极致。爱也极致,恨也极致,终局也极致。

然而高阳尽管享尽情爱,但她终究是权力的牺牲品。她难逃所有皇帝女儿们的厄运。她无论怎样地被宠爱,也依然是作为皇帝赏赐给功臣的一项奖品而任由朝廷摆布。皇帝当然是不会给予她婚姻自主的权利的,更不要说爱情的自由。皇帝亲自下诏杀了辩机,其实就是想告诉高阳:你尽管是公主,但你依然是一个女人。而一个女人怎么能擅自选择自己的爱情呢?所以唐太宗把他最爱的这个女儿给了房玄龄的儿子做妻子,他也许是为了女儿的幸福,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告诉房玄龄,你是朕最最信任的朝臣。唐太宗当然不会去考虑他的女儿是不是喜欢房玄龄的儿子。他把女儿下嫁到房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房玄龄日后更加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力。

而高阳公主便是这效力的凭证,和继续维持这效力的筹码。

高阳在这场皇室的联姻中是作为一个标志而不是作为一个人。

所以高阳很不幸。而更不幸的,是高阳的这位夫君竟然是天下最大的草包,是个高阳无论如何也不会爱上更不情愿与之做爱的男人。还有更更不幸





的,那就是这个草包男人身边的那些男人,竟都比高阳的这个笨蛋丈夫要出色得多。高阳怎么能够平衡?

对于高阳来说,房遗爱最大的优点是,他能够自始至终以奴仆自居。他听命于高阳,几近百依百顺。他从不敢过问高阳的事。他不过是跟在高阳裙后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于是这狗为高阳开辟了一个博大的可供高阳自由舞蹈的爱与性的空间。这又是高阳不幸之中的幸了。她于是才有了同房遗直,同辩机,后来又同智勳,同惠弘,同李晃甚至同吴王恪的暧昧。

原本只是想写一个高阳与辩机间的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而且,仅仅是一个中篇。但后来写着写着就发现,故事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高阳公主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那小说越写越长。特别是在研读了更多的史料之后,在纠葛起高阳公主与她身边的各种男人的各种关系时,竟发现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线条的爱情故事了。于是小说的主题从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便是这部小说的标题——《高阳公主》。

我之所以有了如此的变动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凡与高阳公主有过纠葛的男人竟没有一个是善终的。而且这纠葛几乎都是情欲的纠葛,即是说,凡被高阳公主爱过的或是与高阳公主睡过觉的男人最终都难免一死,多么可怕。这其中唯一得以逃脱的,是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他被高阳的爱和恨坑害得本已死过千回万回,但是他都阴差阳错地在夹缝和空隙或是事件的时间差中死里逃生。然而他虽最终免于一死,却也被流放他乡,结局悲惨,那也是高阳所使然。

史书上说,房遗直这个人一向书生儒雅,名士风流。自高阳公主飞扬跋扈地踏进房府,他便格外小心谨慎,宽容大度。但尽管如此,却也难逃高阳这弟媳的攻讦和陷害。不知道为什么,高阳至死都对房遗直心怀仇恨。她不停地攻击他诬陷他,甚至时常把谋反的罪名扣在他的头上。想必他们之间定然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隐秘,和因为这隐秘而结下的仇恨。直到最后,高阳才终于向朝廷状告房遗直对她的非礼。这可能就是她始终不停地仇恨着房遗直的症结所在。这时候已经到了高宗李治的永徽年间。高阳公主在绝望中挣扎出如此的罪状,且史书上又如实摘录,想必也是为了向后人暗示高阳公主与房遗直之间可能有过的那段爱又不爱的经历。

房遗爱和辩机自是不用说了。他们一个是高阳的丈夫,一个是高阳的情人。他们也都是被拉到长安西市场的那个死刑台上被斩杀的。只不过一个是被高阳的父亲唐太宗下令刑杀,另一位则是被高阳的兄弟高宗李治送进地狱,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帝王的时代了。

而在这所有与高阳有着牵涉的男人中,我最喜欢并且最钦佩的是最文

武双全最风流倜傥的吴王李恪。恪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悲哀与壮丽。恪同高阳公主一道都是太宗的孩子。他们也都天生带有皇家的血统。恪这个男人令我激动。他是个值得让人激动的男人。他一出现我就知道唯有他是真正可歌可泣的。他当是任何的爱情中最吸引女孩子的那一种。所以我赋予他坚硬的棱角雄浑的体魄，还有一个男人所能有的深情。我觉得恪应该是比辩机更富男子气的。辩机是真正的书生。他聪敏灵秀。他是大自然的产物。他从山林中来。他有着一对像天空和海洋一样蓝的眼睛。他就是以这大自然的禀赋和资质而吸引高阳公主的，包括他天空一样高远的清洁的志向。而恪不一样。恪是宫廷里孕育出来的一个温文尔雅而又伟岸坚强的男人。他身上不仅流淌着唐太宗的血，还流淌着极尽奢侈的隋炀帝的血。所以恪是真正的王孙贵族。他拥有最最典雅的宫廷气质。那是李世民的任何其他子女都不能比的。恪的不幸是他的庶出。而庶出对恪来说却是致命的。同为庶出使他与高阳从小同命相怜，过从甚密。他们曾一道骑马一道打猎，在蓝天与山林之间。他们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是亲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同时他们又难以抵御对方的美丽英武和非凡的魅力。他们都认为，对方才是他们终生寻觅的理想，而这理想又是在离开了对方之后所不再能企及的。于是他们无望。随着岁月的流逝朝代的变更恪开始变得世故变得审时度势。他拥有天然帝王的资质，又深得太宗器重，但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爱女，他便只能与皇帝的权杖失之交臂。恪慢慢地对这一点看得很深也很透彻，所以他才能当机立断，决意远离长安这权力的中心，在偏远的江南做他天高皇帝远的吴王。恪以为他就安全了。然而最终，他依然难逃权力争斗的厄运，被莫名其妙地连坐于房遗爱的谋反事件中。

他唯一的把柄是和高阳公主过从甚密。他和高阳过从甚密本来和政治毫无牵涉。他只是深爱他的这个妹妹，她是他的亲人，他们心心相印，也许还因为他们曾有过的那段难于启齿却非常美丽的乱伦关系。然而就是为此，他竟也被从江南押解长安归案并赐死。这是他为他的感情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太不值得。但无奈恪是性情中人，他便也别无选择。

一段暧昧的情感就这样被国舅长孙无忌专权的政治所利用，所以新、旧《唐书》都大大地为吴王鸣不平，说长孙诛戮李恪是“以绝天下望”，是“以绝众望，海内冤之”。

总之也是因同高阳公主有了干系。

由此足见高阳公主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一个女人因她的爱而把世界搅得昏天黑地，却要让众多优秀的男人为她搭上性命。这是为什么？因她爱得任性，而她任性的爱所导致的，便是政治的灾难。多么可怕。高阳是因爱而害人害己。当她把她所爱的那所有的男人全都送上了断头台，她的爱还有什么



意义吗？她是胜利者，但胜利者也是失败者，最后的失败者。

结局是，她也被卷进了政治的风云中，最终也未能幸免一死。

于是，便开始选择高阳的死的方式。

这是很庄严的。

史书上说，赐死。这是对宗室罪人的客气，是给他们留面子。其实无论是斩杀还是赐死，最终都是一个死，死才是实质。

而高阳的死则应该有着她独特的方式。她的任性任性和她的欲望。还有，对吴王恪的歉疚和真情。我想她应当在死前见到吴王。而同被赐死的吴王也被史书描述成“甚为物情所向”的性情中人。于是他们死前的那相见就可以任由我们想象了。情和欲。如烈火在燃烧。最后的感天动地。那疯狂的美丽的兄妹之间的欲望的爱，便终于抚慰了死。

我想这该是个多么美丽而凄婉的结局。这不仅是高阳死前所最需要的，也是死前的吴王所最需要的。这两个都曾被他们的父皇无比宠爱的孩子，在此刻，便只能彼此宠爱彼此安慰了。然后，杀了自己。而在杀了自己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与身都已因那性欲的得以释放和这释放所带来的生命的欢乐而死而无憾了。那便是死赋予生的永恒。

一种怎样的激情的死。

一种怎样的悲壮。

这就是我所要的高阳公主。高阳公主就是应当这样死的。在情与欲中死得壮美。

这就是我所编织的一个女人的爱的历史。历史是真理性的。而对于一个人来说，爱也是真理性的。

关于高阳公主这个女人，我所参照的只有史书中的这么短短的几行字，以及与这几行字相关的其他人物的记载：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嫔。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赏，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主益望，帝崩无哀容。

又浮屠智勣迎占祸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营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官省襍祥，步星次。永徽中，与遗爱谋反，赐死。显庆时追赠。

《新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



当我将这几行简洁而又蕴藉无穷的文字繁衍开来，我觉得我便已触到这场有血有肉的爱之厮杀了。古往今来，高阳公主似乎一直是一种性爱的象征、淫欲的代表，是大逆不道。但是，又有谁肯于去深究她何以淫欲何以总是以身试法呢？高阳是身上压着沉重的锁链而又要拼力反抗的那种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她应当被看作是反叛的女英雄。她的出身和个性使她敢想敢做，敢同皇权较量，特别是敢于迷恋于性。而且，她追求这快乐。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性的快乐只是男人的权利吗？难道女人就不能成为性生活的主宰？也许高阳的先锋意义就在这对于性的追求中。而在中国漫长的无比压抑的封建社会中，对性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人性的追求，对自由的追求。于是，高阳公主也就不仅仅是性的象征，她同时也该被看作是个性的、人道的和自由的象征。

这或者就是高阳公主何以能穿越千年风云，而至今仍被人们留意的原故吧。

写完《高阳公主》是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早晨。那个早晨吹拂着很温暖的春风。而重新改写修订新版的《高阳公主》竟也是在这样的早春。很认真也是很辛苦的劳作，仅仅是希望我自己所喜爱的这部作品能更加完美。因为《高阳公主》是一部我自己想写的，而且始终为之激动的作品。我想我尚不能将这高阳的故事讲出来，讲好，我是不会安心的。

当一切终于完成之后是一种被释放了的感觉。

春天来了。多么好。接下来是夏天。

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让我在这又一个早春到来的时候，能重新审视我的《高阳公主》。我几乎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多年前的这部作品，也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着。改过的每一个字都很费筹谋。我很认真。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更多的可能会读到这本书的人。

这甚至是一个比写作还要艰辛的过程。眼睛被那黑色的汉字引导着，让我又回到了高阳公主当年的那一片美好而最终狼藉的生活景象中。那是一个惊心动魄而又起伏跌宕的生命的流程。我对她至今怀有着强烈的热情，那是高阳公主这个女人自身所禀赋的那生命的热情燃烧了我。重读她的人生，依然地被感染。印象中她依然是那样如火焰般地辉煌。有哪个女人敢如她般将自己抛置在爱与死亡的陷阱中。她真是勇敢，为了爱，她情愿将自己付之一炬。那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安排。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掌握了她自己的。她要求自己为爱而死。所以在为爱而死的时候才能无所畏惧。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修改那尾声。一遍又一遍。我说那尾声也是属于高阳的，属于这个女人自己的，因为那尾声包含了全部的爱与死。

就这样在四季的轮回中我把我的《高阳公主》送给我的读者。我衷心希望你们能从我的书中读出那字里行间我对世间所有女人的那一份真诚的关切。



唐。贞观二十二年秋季。凄冷的古城长安到处飘舞着萧瑟的落叶。叶被秋的冷风追逐着。一片凄惨的枯黄。风卷起衰败的漩涡。然后是秋的冷雨。雨很细密。无声地落在长安城内那冰冷的石板路上，落在遍地枯黄的落叶上。

城内很安静。

狭窄的巷子里的人似乎都走空了。

人们是怀着莫名的喜悦和好奇踩着深秋阴郁的黎明奔赴长安城西的西市场的。人们听说那一日在刑台上问斩的，是个和大唐皇帝的女儿私通的和尚。于是人们显得很兴奋。一种盲目的狂热。桃色的事件是最吸引人的。所有的人。何况又是与皇室相关。在西市场那个小小的广场上，从半夜就挤满了人。人们被笼罩在灰蒙蒙的空气中，落叶被践踏成枯黄的泥浆。冷雨不停地下着。细密的雨丝编织起执著的期待。人们议论着。等待。等待着一种疯狂。当马蹄声远远地响起时，人们屏住呼吸。

终于，天色明亮起来的时候，那辆皇家的囚车呀呀地行驶而来。人们更加兴奋。而囚车的木笼子里关着的便是长安市民们等待已久的那位弘福寺的和尚辩机。辩机一身单薄的灰色布衣，眉清目秀的脸上一片惨白。他双手紧抓着木栏。他的双眼空洞地凝视着那个下着秋的冷雨的灰蒙蒙的苍天。他根本就听不到当他驰进广场时人群中发出的那排山倒海般的吼叫声。

一个和尚。

偷情的和尚。

他哪儿来的那么大胆子，敢偷皇上的女儿。

这小子艳福不浅。

可惜了他的满腹经纶。

人们喊叫着……

而辩机依然是辩机。

他并不惧怕死。他双手紧抓着那粗糙的木栏。他像是笼中的一只安静的待死的野兽。他已形容枯槁。但他的双眼依旧炯炯。炯炯地望着那苍天，那是一片望不透的辽远。他无悔无怨。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那是爱。那爱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他唯一的缺憾是，他再也不能将他渊博的学识奉献给宗教。那是人生的大痛。也许，他也还怀念着什么。那个女人吗？

高阳公主。

那个他曾深爱并至今铭记的女人。他在想到这个女人的名字时，便不得不想到她的那美丽而柔软的身体。后来，他远离了那身体。他是怎样在青灯古佛旁夜以继日地克服着来自那女人身体的诱惑。他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她也没有触摸过她的身体了。他清心寡欲。他是在断绝了之后才遭此人生结局的。

为了一个女人。

然而他并不后悔他为了一个女人而被送上这刑台。

辩机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长安百姓的目光中走出囚笼。他做不出大义凛然的样子，但却也表现得毫无惧色。他拖着有点僵硬的步履一阶一阶地走上那高高的圆形的石台。他知道他将在此同他年轻的生命告别。一切已如这秋季的最后的雨和最后的残落的枯叶。那是种永恒的衰败。站在这刑台上辩机才意识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的毫无意义。在此之前，他在弘福寺的禅院殚精竭虑地译经时，他在与唐僧玄奘共同撰写那赫赫的《大唐西域记》时，他甚至还以为自己是一位多么博学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的大人物呢。现在想起来真是荒唐。在他眼前的这被磨得明晃晃的铡刀前，难道他还重要吗？

屠夫就站在他的对面。很近，他甚至能看得见他脸上的胡碴和那一条一条横着的肌肉。屠夫很轻松的样子。辩机出于职业的本能反而开始在心里默默地为这个强壮的行刑者祈祷。他很想请佛祖宽恕了这个以杀生为业的罪人。他想起他走在宁静的弘福寺的小路上，将双手在胸前合起，在心里不停地默诵着“阿弥陀佛”的时候，是要连地上的蚂蚁也要绕开的。而他此刻在这强壮的满脸杀气的刽子手面前，竟也成了这样一只脆弱的毫不重要的任人践踏的蚂蚁。

皇家的狱吏端过来一碗酒。

这一次辩机听到了民众的欢呼声。

他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最大的羞辱。他闻到了那酒的气味。他闭上眼睛。扭转头。意思是，不！酒是他毕生从未沾过的东西。那是他献身佛教的





高洁。他坚信他是一个极好的教徒，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无可指摘的。但唯一的，是他不能够拒绝那个女人。他在面对着那个女人，在享受着那生命的快乐时，怎么能六根清净？

他违背了教规。

于是，他才被带到了这死刑台上。

在千人万人的目光中。尽管他已视而不见但是他感觉到了。他觉得那每一只眼睛射出的目光都像是一支箭，深深地刺进了他那瘦削而又柔弱的身体中。所以当辩机英勇地趴在铡刀上的时候，他觉得他早已被乱箭射穿，他早已经死了。他眼前骤然如梦幻般出现了他爱的那个女人，他仿佛看见她正娉婷向他走来……

多么美丽！

然后是屠夫举重若轻地将那铡刀狠狠地按下……

众人的高声欢呼……

顿时血花四溅。那鲜红的带着辩机体温的血水骤然如泉水般喷涌了出来，在半空中开出无比艳丽而恐怖的血花。众人都看到了。辩机被拦腰斩断的身体抽搐着。那抽搐的姿态使人想到一个男人趴在一个女人身上的那最后的抽搐。原来死亡也是一种兴奋。然后辩机就不动了。他进入了那个永远的境界。慢慢地，血不再喷涌，也不再翻出恐怖的血花。血流在刑台上，同细密的雨丝融会在一起，顺着石阶一直向下流着，流着……

刽子手扬长而去。

刑台上的杂役赶紧冒着雨收拾残局。他们将辩机被铡断的身体一半一半地扔进了另一辆破旧的收尸的马车。盖上席子。那车将一直驶出长安城，将尸体扔在城郊的乱坟岗上，暴尸荒野，然后，喂了荒野中的那群饥饿的狼。辩机便如此地回归了自然。

人们满足地散去。

很快西市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雨下得越来越大。冲刷着刑台上的血污。

不久，一辆官府人家的豪华马车从刑台前穿过。那车奔驰着绕着刑台转了一圈又一圈，将地上带着血污的泥浆溅起……

她们哆嗦着，后退着。死亡的恐惧挤压着她们。十几个姑娘紧缩在一起，她们一直退到那牢狱的房角儿，再没有退路了。

牢狱的石壁粗糙而冰冷。磨破了姑娘们娇嫩而细腻的皮肤。她们只穿着薄薄的一层布衫。不再有绫罗绸缎，也不再涂脂抹粉。

眼睛里是绝望惊恐的目光。

她们害怕的这一刻终于到来。

她们有什么过错？她们的错就是她们天生是奴婢。

打开铁锁的是皇宫里的宦官。他们满脸是冰冷的奸笑。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姑娘们走来，他们身后便是端着铡刀的屠夫们。屠夫膀大腰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进来。他们在冷酷之间眯上了色迷迷的眼睛。牢狱里很黑。他们一时看不清楚。但显然他们对宰杀这么一大群年轻貌美的姑娘很感兴趣。

穿着灰色棉袍的宦人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强迫姑娘们脱下身上那单薄的布衫。宦人们想，不能糟蹋了那些衣服。

姑娘们不情愿。她们紧抱住自己紧抱住身上的衣服。宦人们开始动手了。他们有的是用不尽的力气。他们撕扯着。一件又一件。姑娘们终于被剥光，终于露出了她们美丽而坚挺的青春的乳房。一片绝望和羞辱的哭喊。姑娘们紧搂住自己的前胸。她们哆嗦着，避退着。她们惊恐地张大着眼睛，绝望地披散着头发。

救救我们！

姑娘们赤身裸体地跪了下来。一个又一个那么美丽的身体。她们求饶。求宦人和屠夫们发发善心，留给她们一条性命。

她们说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所做的无非是听从主子的旨意，我们怎么管得了主子的那些脏事呢？

求饶声此起彼伏，充斥着冰冷的牢狱。

宦人们奸笑着。他们说他们也是服从皇上的旨意，他们根本就管不了她们是不是无辜。

最后一个被脱下衣服的姑娘胸前还戴着一个绣花布兜兜。宦人走过去。他觉得那布兜上的花儿绣得很美，一把就揪下了那很美的花布兜。那姑娘的脖子被布绳勒破后，便立刻有殷红的鲜血顺着她白皙光洁的胸膛流下来。

那姑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因为疼。

宦人注意看那姑娘的脸。紧接着他又用手去抓姑娘的头发。他对着姑娘那悲哀的脸说，我认识你。你是宫里出去的。一直跟着你那不要脸的主子。听说你主子还把你给了驸马，你在房家也算享尽了荣华富贵。淑儿，可惜你的死期就在眼前。

这宦官说罢就去脱淑儿的裤子。淑儿拼力地挣扎着，宦官便开始打淑



儿。他揪着淑儿的乳房把她往墙上撞。他一边打一边骂着，你以为你是谁？是皇帝的大公主吗？

屠夫们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群漂亮的赤身裸体的姑娘们。他们一个个看得四肢酥软，淫心萌动。他们甚至不忍心将这些年轻的女人们杀掉。

那宦人拖着淑儿第一个来到铡刀前。他猛地将淑儿按倒在铡刀上。淑儿尖利的喊叫像雷一般炸响在这石壁的牢狱。随之，缩在墙角的姑娘们也哭作一团。

你们他妈的哭什么？你们这是活该！谁让你们摊上了这个浪荡的主子呢。这是命。是命该你们倒霉。别哭了。谁哭就先斩谁。还看什么？宦人又转向屠夫，别愣着了，还不快斩了她。

躺在铡刀上的淑儿被捆住手脚。她尽管被捆住手脚却依然在拼力挣扎着。那是最后的挣扎。她用尽平生气力。她已被宦人脱得精光。那么赤条条的身体一直在不停地扭动着，她想逃离那铡刀。

快点！下手吧！宦官喊着。

但屠夫却无法忍受刀下的这女人赤裸修长的上下蠕动的身体。屠夫不是宦官。他没有被阉割。他觉得他的激情在鼓胀，他想他此刻如果能……于是他的手开始颤抖。他的精神不能集中。他是在宦官一声声阴森森的催逼下，不得已才按下铡刀的。他按下铡刀时想的是，何苦要杀了这女人，还不如让我带回家去……

他这样想着手一软，铡刀按下去只割断了淑儿的半个脖子，没有能立刻解决掉这女人的性命。

那活着的疼痛使淑儿的身体猛烈地抽动着。她大声喊着并立刻被淹没在血泊中。淑儿更加奋力地挣扎。死亡的疼痛使她爆发出死亡的疯狂。淑儿竟骤然间站立了起来。血从她脖颈上的那伤口喷溅了出来。濒死的淑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挣脱了她脚上的绳索，于是她在牢狱里转着圈儿疯狂地跑了起来。她一边跑一边喊着救命。她跑到哪儿哪儿便是鲜血淋漓。淑儿变成了一个血人儿。她先是跑到门口，拼命撞击着那紧锁的铁门。然后她摆脱了屠夫伸过来的那只血淋淋的大手。她又跑。她跑进墙角儿的姐妹们中间，她想寻求支撑，可姑娘们却被吓得立刻躲闪开，并发出绝望的震耳欲聋的喊叫。

没有人救淑儿。

最后淑儿无助地倒了下去。她终于鲜血流尽，气绝身亡。

这一幕实在太可怕了。

而杀戮持续着。

淑儿的奔跑使屠夫们的眼睛里发出了凶猛的蓝光。他们的心遇到血之

后变得坚硬了起来。屠夫们恢复了他们心狠手黑的本性。姑娘们一个个干净利落命丧刀下。不再有淑儿般的失误。很快,那青春的尸体如小山般堆积了起来。

牢狱中,那血腥的气息久久不散。

长安城内弘福寺的伽蓝中,在那个秋的冷雨的早晨异常寂静。

所有译经的和尚都独自坐在自己的房中,对着案台,无法做事。

他们难以忘记辩机被宫廷的禁军们带走时的情景。谁也不能救辩机。连深受唐太宗李世民器重的高僧玄奘也无能为力。

已经很久了。

他们不愿相信。

他们知道就在这个早晨,在这凄凄的冷雨中,年轻的辩机就要告别尘世。不是坐化,也不是圆寂。而是凡俗的刑罚。他们不由得惋惜。很深的惋惜。然后,弘福寺清晨的钟声敲响了。那一天那个早晨弘福寺的钟声响得特别长。他们希望辩机能听到那送他上路的钟声。

那钟声在那个早晨响得特别深情。

房遗爱站在高阳公主房门外的走廊上。他屏住呼吸,悉心地谛听着房中的动静。

房中没有动静。这样没有动静已经很久了。高阳公主反锁了房门。她独自一人待在里面。连贴身的侍女也不准进去。

房遗爱守候在那里。房檐外的雨水不断地打进来,打湿了他的棉袍。他尽管很冷但是他却不敢走。这是种心照不宣的悲哀的时刻,房遗爱确实觉得此时此刻的高阳公主很可怜。

这时候,年轻的奶妈带着两个儿子来拜见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拍打着高阳公主的木门时,房遗爱趁机扯了扯奶妈的袖子。孩子们快乐地吵闹着要见母亲,他们当然不知道西市场的死刑,也不知道高阳公主此时此刻心头的悲哀。房遗爱便也随着孩子们一道喊叫高阳。他说,公主请把门打开,我们都很关切你。

你们去吧。

房间里终于传出来高阳公主的有点凄切哀婉的声音。

妈妈,你怎么啦?

孩子们,你们先去吧,我没事。

你病了,是吗? 孩子们又问。

不,没有。房遗爱,你快把孩子们带走。高阳的语气很严厉。